

湖头条

# 初秋

蒋志明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岁月如梭,光阴似箭。不知不觉中,初秋又与我们撞了个满怀。一夜的秋雨深深地勾起了我对许许多多往事的回忆。

“秋风秋雨愁煞人”。秋季,万物处于一派萧条中。晨起散步郊外,片片落叶飘落双肩。我凝视着一片片落叶,一股酸楚之情顿时涌上心头。

秋,是收获的季节,一望无际的金色田野扑面而来,农民们喜悦的心情难以抑制。初秋,是掂起怀念的季节,它深深地牵挂着夏的毅然离去,同时又难以割舍地恭迎着冬的如期而至。

怀旧是人们慢慢地走向衰老的一种表现。由青涩、成熟到衰老,是人生的三部曲,正如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轮回一般。人生一世,草木一

秋。《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歌曲中不是有“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这句歌词吗?

前段时间,我在豫南重镇泼河水乡陪同上级检查组从事信贷检查工作,又适逢初秋,一场场秋雨带来了一丝丝的秋凉。正所谓“一叶知秋”。人生如流水,天凉好个秋。秋是夏、冬的过渡季节,在经历漫长而又炎热的夏季后,秋姗姗来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迈着轻盈的步伐,像秀丽的大姑娘似的袅袅娜娜而来,柔情似水,含情脉脉地款款而至。初秋,夏的亲密伙伴,冬的近邻,它始终在冬的召唤、冬的期待中准时到来。试想:有多少秋日念念不忘夏日?又有多少冬日不在企盼着秋季的转换呢?

秋风萧瑟,凉意习习。秋季里,稻穗飘香,一片金黄的田野里耀眼夺目,丰收在望的喜悦怎么也掩饰不住农人们的灿烂笑脸。春孕育了充满希望的田野,秋又是春夏孕育后沉甸甸的收获。不是有:“一年之际在于春”之说吗。但秋又是春的孪生兄弟,春秋相感与共,珠联璧合,绘就了一幅幅人间最美好的画卷。

我习惯于早晚散步,特别是在春秋季节。散步是久坐办公室的人最奢侈的时候,是人生十分惬意、放飞自我的时刻。每每散步郊外,阵阵清风沁人心脾,心情格外愉悦。晨伴朝阳升起,暮陪夕阳西下,习习的秋风,时不时地撩拨着我的心弦,扇动着我的衣衫,令我入非非,萌动着难以抑制的

情怀,顿感神仙般的飘飘欲仙。有时又是心如止水,平和的心态、平静的语言,令我如沐春风,静如处子。

秋季里,人们三五成群地散步于县城南郊的官渡河边,漫步于灯火阑珊的人行桥,任阵阵河风拂面而过,痒痒的,酥酥的,爽爽的,令人陶醉其中,乐不思蜀。秋日周末的晚间,人们聚在一起,或闲聊神侃,或忆古怀旧,或小酌几杯,或畅想未来,非常自然,非常轻松,非常心怡。

秋,不知令多少文人墨客为之赞叹,又不知多少世人收获满怀啊!秋,永远是人们眼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站在秋的门槛上,我眺望远方,用深情的眼光搜索着,用期待的眼神眺望着,总想得到自己心中向往的生活。

诗品时空

## 秋声

蔡厚炳

河床

隐藏了往日的嚣张

草 牵拉脑袋

任由岁月侵蚀

田间庄稼

宛如怀孕十个月的美妇

多情的墨客

拿起瘦笔

为老屋的额头添彩

当金秋多彩风景掠过眼眉  
当一张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汇集殿堂

当宗亲致敬的礼炮响彻云霄

当家国理想高度重叠

希望之舟在灌河竞相争渡

是你们,奖学助学的践行者们

把一个家族的美德传承

是你们,接受捐赠的学子们

接过家族接力棒

把理想从今天开始延续

古老姓氏,宗族中人才辈出

一年一度,奖学助学

让岁月证明

一个卓有成效的宗族组织  
挑起新时期的责任与担当

有益的事情,擅长穿越理想的时空

以这样叫人抓住希望的活动

激发后世学子对知识的渴望

牢国家族文化的传承与认同

以家报国,血脉汇聚华夏的长江黄河

这是一次心灵的洗涤

仁慈,友爱,理想,深思

这是又一次根亲文化的薪火相传

探索,追求,简明,高尚

传承家族品性,达至人性高峰

## 写在奖学助学时

余彤彤

## 记 忆深处

### 捡柴禾的日子

邹晓峰

捡柴禾,是农村一个极常见的活儿。因为,除一日三餐做饭需要柴禾外,磨豆腐、熬麻糖、炒豆米等都需要柴禾。所以,像我这样出生在60年代初的农村人,少年时代基本上都是在捡柴中度过的。

我家住在豫南一个较偏僻的山村,记得在七八岁时,大哥就开始带着我上山捡柴禾,时常携带着一根扁担,一个蛇皮袋和一个竹篮子。每次捡满竹篮子和蛇皮袋的柴禾返回时,就像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一样,高兴极了。

年龄稍大一些,大哥不再满足地面上的枯枝落叶,而是像大人一样,直接爬到树上,掰断低处的小枯枝,再用带着小树杈的一根细柴棍,勾向远处更粗的枯树枝。只听“吧嗒”一声脆响,粗大的枯枝应声落地。不需要多久,一捆结实的柴禾便收拾好了。

每次看到大哥那辛苦的模样,我不知多少次叫他在下面捡,我上树去勾,可都被大哥拒绝了。大哥说,你还小,树上危险,如果你站在树上一晃,会摔下来的,等到你长到我这么大你再上树。其实,大哥才比我大三岁。

是的,爬树首先要有不畏高的胆量,胆子不大是不敢站在六七米高的树杈上的。其次,要有爬树的本领。别说是直径几十公分的大树,就是略微细一些的,要想爬上去,也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大哥之所以不让我爬树,因为他曾经在一棵树上,因踩断了一枝枯败的树枝,一下子滑了下来,树枝把肚皮划了几道口子,当时还流了不少血。所以,在树上进行作业时,的确需要胆大心细和扎实的功底。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农村取暖、做饭都实现了电气化,不需要再捡柴禾了,那段上山捡柴禾的岁月从我们的生活中渐渐渐远。现在的

孩子们,对捡柴禾可能没有一点概念,但我们那一代的人,经历了那个时期的岁月洗礼,现在时而想起,仍然记忆犹新。因为,它不仅记载了那个年代农民的生活印记,更是我们国家沧桑巨变的见证。



## 浮生岁月

### 江南入梦

旭 珊

最柔软的水击穿了坚硬大地,成就了一条南北通畅的大动脉。两千多年前,一叶扁舟,如梭般穿行于两岸交汇的灯影,织就江南一城繁华锦绣。

在大运河的南端,有我梦里的江南。

我进厂的第二年深秋,有幸被派往无锡培训学习。火车是与那条窄小细长的古运河并行南下的,运河就在东边,我们并驾齐驱。第一次出远门,而且是心向往之的江南,兴奋得我彻夜难眠。经过二十多小时的颠簸后,火车上我又昏昏欲睡,仿佛躺卧于乌篷船内,木桨轻摇,碧水微漾……

运河是春秋吴国为伐齐国而开凿。运送兵戈粮草之后,南来北往的商船舟筏便汇聚于此,使远隔千里的地域,截然不同的文化、经济、风物慢慢地融通,形成沿河经济发达区。运河像一根蓝色绸带,从帝都一路向南,串起一颗颗璀璨的明珠。

初见苏州粉墙黛瓦,青石拱桥,悠长雨巷,心生无限欢喜。氤氲在河面的晨雾,都带着茉莉的香气。白玉兰在枝头含羞不语,乌篷船在桥下静静等候。好奇且

惊羨那些有别于故乡的每一处人文风景,穿城而过的小河盛名远播,在我们的课本里流淌。如今绿水盈盈,只是不见当年错身而行的舟楫。所有画面都在眼前放慢,静置。江南慢,慢到什么程度,可去问一叶扁舟。

丝绸制品让人目不暇接,从雨伞、鞋子、披肩到华丽的旗袍。

河水细窄,小桥亦玲珑,多为拱桥,园林毓秀。对面的女子拾级而上,犹如脚踩祥云缓缓升起。河边柳枝拂面,似“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的故国长堤,“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酒醒归处。我愕然站在风里,泪眼婆娑里远去了一个个诗画背影。

入夜,街市盛装登场。街灯的影子浮在水面,满街的普通话夹杂着吴侬软语,木屐在青石板上“笃笃—笃笃”轻扣。推开木格窗,小桥流水,灯火阑珊,心扉一下子打开了,这就是我的江南,我不要只在这里徜徉流连。

稍稍收拢了心思,进入培训中心。我们的主讲是一位地道的江南女子,从窗外的树荫下款款而来,肤白貌美,黑白格子上衣,绣花布裙,婷婷娜娜,温润水泽。

课间她总是被围裹,不得脱身,她传递的每个音符都是那么悦耳。讲课的间隙,她自然地端起桌上的水杯,手上感知暖暖的温度,轻抿一口,目光不由得四下探寻那个给她续茶的人,回报一个嫣然浅笑。他们是什么关系不重要,懂,只在一个恰到好处的微妙里。江南人的品质,内敛的关爱,不张扬的深情。

那时,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聊天时,无不掩饰地夸赞这里的美食、美景、美人……直逗得当地人洋洋自得。“那好啊,将来就嫁到这里吧。”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子说这个字,无疑是往平静的湖面掷一颗石子,激起圈圈涟漪。

课间或饭后,我们都会挤出时间溜出去,能走多远走多远,能逛多久逛多久。鼋头渚边赏太湖,秋心拆两瓣,愁字去无踪,琉璃瓦、紫竹园、虎丘塔、落剑池,无不是江南的胎记。

匆匆一别已数年,终究是江南的过客。

山一重水一重地走过之后,渐渐放慢了脚步,而江南越发清晰地浮现在我梦里。悠悠一叶扁舟,载着思念漂游。